

列傳卷第九十七

宋史三百三十八

開禧書言上柱國驛國重前書丞相賢脩國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蘇軾

子過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

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脩以才識兼茂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負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棧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爲修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

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
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
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
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
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
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爲隣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
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
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
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
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

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即葬姑後官可蔭推與太白
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已以
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
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
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
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
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
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
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
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彊而復之則難爲力慶曆固

嘗立學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官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辦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

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
不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
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
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耻不言性命讀
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
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
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
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
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
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

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
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
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
敕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爲悅此不過
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
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
即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
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之
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
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

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人言操罔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指罔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爲

欲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
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
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
知其難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
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
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壑訪尋水利安庸輕剽率
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
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
有意興作上靡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
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爲此哉自古役

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令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汗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曰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爲青苗壞被成此所喪逾多虧官

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
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
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
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
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爲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
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
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
以爲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
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
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

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
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
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
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
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
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
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
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
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
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

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
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
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
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
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而民德歸厚臣
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
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
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
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
以折姦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

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魯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

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爲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

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爲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兩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撫其表語並

媒孽所爲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
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
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
復用輒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
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
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扎移軾汝州有曰蘇軾
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
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
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
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

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爲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譖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

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
靖且不可慢况君實乎惇以爲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
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徊
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
確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
延和即賜銀緋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
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
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
雇役行法者過取以爲民病司馬光爲相知免役之害不
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

有利害免役之害倍歛民財十室九空歛聚於上而下有
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
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
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
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
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
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
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
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
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

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之尋
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
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覲有所啓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輒
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
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疆之使東夏人入鎮戍
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軾
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
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
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
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

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技巡鋪內侍每摧辱舉子且持曖昧單詞誣以爲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敕置獄逮治太

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
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
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
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春又減價糶
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
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
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
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
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
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

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何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爲湖水蓄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

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
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
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
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
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爲國生事
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
使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
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撓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
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
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

並山而東鑿爲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于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爲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爲恨軾二十年間再蒞

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報六年召
爲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
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
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
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
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
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
顧流潁地爲患軾言於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
人又殺捕盜吏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
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

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廼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己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爲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己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因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軾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繖犢車并青

蓋犢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
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儀仗使軾曰中丞
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
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
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爲禮
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
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
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
學士出知定州時國是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
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

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群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踈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旣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

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汙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贓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契丹久和邊兵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爲隣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

守邊因俗立法歲久法弛又爲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僦人運甕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

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旣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

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又以其文寘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爲文章之宗親製集贊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謚文忠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爲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

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潁昌府鄆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爲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簞籍節笈篋遂節

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恠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頑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旣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閑偉議論之卓

聲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脩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尚得爲軾哉



列傳卷第九十七